



天台陶宗儀九成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二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二十九卷志二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庶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錢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

表曰 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觀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兆
杜本等爵其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
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
上者右伏以歷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
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與猶綱舉而目可
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柰三史
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
大一統以書元嘗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
大啓章澤高升宜開二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
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古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

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
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
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
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
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
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摯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
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
干天聽深懼冰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
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
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
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

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是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北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婉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門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

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者豈不以三史書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天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

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鬻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業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寇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北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東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

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與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今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此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南矣而今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允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

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曹族為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弼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稽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

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

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
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
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
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
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
至於拂天數之符傳世祖君臣之俞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
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
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
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特待今
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
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
其二遂認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

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
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
日之統絕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
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
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
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
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
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
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
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

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譏事為律吐亂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堅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矣為辱耻吾又不知首儒名於我元者何施肩自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條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章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既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庶儒蕭茂楚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楚其人乎此章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衰暈湖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鯨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土夢宮車曉張閔山月頭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昭儀
名清蕙字中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
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
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
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 上命斷
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
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備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
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平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事
王君平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侍婦雜守之師還黎行

至嶧過上清風嶺婦仰天啜黃曰吾君所以死矣即嚙指指出

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灾棄女拋男逐馬來

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青淚偷頻滴一片愁

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斬遠字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

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

風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嶧丞徐君端樹石祠

刻碑於死所版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為立

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

事于 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

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棄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

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

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商問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敬焉

狗莫擊毫毛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
不得守箕頴禪讓法堯舜民物曾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
聘亦改祖宗法天胡肆大情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
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
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
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
不辨金玉礪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街署茶闌
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留嬰初結合歡帶抵昆日月晒鴛鴦
雙飛比目願常並且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蚩尤
氣先并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
鷓落迅風孤鷺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縷一死空實府
憂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濁

血志節匪轉石氣噴如吞鯁不作魯火然願為死灰冷負生念

麴蛾乞憐羞虎奔借此清江水壘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
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鎮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
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
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
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
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
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二日主者怒甚
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
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
詞一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上
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德休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
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捺郎何在空惆悵相見
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君相隣
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
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附焉自國初以來墳
漸傾圮江川岳氏諱土迪者於王為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
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元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
之西為其廢壞廢與寺廢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
君頤貞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由之沒於人
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松管府經歷

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北山
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大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
蓋世方叟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
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
落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為美於淵泉豈期
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墮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寒墓
道毀神棲風雨遂頽朝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
路人事闕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
僧攙國典出墓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與
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臣之勸周武封
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
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

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 奏聞降 命勅封並如
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吊
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
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輩安能
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鳴夷理釣艇趙魏公 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
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
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
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
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寵龍跡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

園錫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張前胡捉 有人行酒
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苑西湖已 他年必沼
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漸釐婦宇宙
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
不墜淚者哉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權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
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鬻然與天地相終始死
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
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爨
鳳顛空山日落叫鞦韆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因虜囚逆檜
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
母讎信使北和憐在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官五國瞻征幟丹
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

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上冤魂游徃行紛紛雨淚洒貌貅
唯餘滿地長弘血不見中流祖述舟氣塋已塵金匱匪冕旒終
換鏡堯鑿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有右王一立老樹尚知朝禹
允遺黎拯解說王猷復田起瘵憐僧言多檄褒嘉賴省侯
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
宋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深
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
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
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載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
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麥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
有識唐王潛事一篇余讀大駭馬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
人有此事願詳告我交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
家貧聚徒授經營脩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捻江商浮屠者揚
踵真珈怙恩橫肆執酸燥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
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
焚其跗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具家具得
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
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

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篤矣今四郊多梟骨取鼠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匱覆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誌曰事訖采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搃得看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碎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撤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未告曰王召君道我

觀闈魏

宮宇觀闈始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

人遂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陸謂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佐懼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固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

尔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瘞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搯冬青

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甍形南面欲起
語野麝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
怪事蛻龍掛宗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
折南風吹京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
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
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大馬情親拾寒蠶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神驚一坏自築珠立土双匣親傳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雀又成歎班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孰悉其事唐
至今無恙靈鄉既具聞始末謂端安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

執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取榻測難容它人斲睡耳 聖朝量

包覆壽恩完摘戒煦育亡國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
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幾世
家林立雖逢乘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二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
舉力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
執舅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
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非常六極轉移若
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
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積彌
厚其澤當弥長又可以際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
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置箴其真骨兩
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開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

編野史者來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
林吉翁題其後曰釋談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死則骸之慘孰
張威懾孰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此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
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骸於暴露之後投游魂
於獸羶之中身首免異處支牀脫烈炎視漆身墮鉞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竒節震世錫佳釁偶送麒麟兕陽施陰報捷若影
響善者勸矣吾厚齋裁天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
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大白不
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
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
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于陽之衣者
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

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變墳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
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
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
韓子所謂千百人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
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
理耳不歲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
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
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重
疊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義唐君之
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
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
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揚搃統發掘諸陵寢時

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
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
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
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木築珠宮土
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
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鳴唳不知真帖
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
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凄然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堂
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
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賜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
雪石根雲氣能所藏尋常樓壇不敢穴移來一種非人間曾識
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

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
若林靈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
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
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
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
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依
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聖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
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爰行其所志不相
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闢
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慶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
墳寺聞欲殯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

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
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
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使羅統者守陵不
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放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
藏亦多發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
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簾一小廁攬取擲地有聲乃金
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漚取水銀如
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倍以得帝王骨骸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
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
發斂高孝光五帝陵子常吳謝四后陵初斂斂斂去五國城數

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
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宇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
事諸公論功受賞嘗於官帑者不貴先是選人楊熾貽書執政
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觀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
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仍納衾冕輦衣於柳中不改斂
後之至此被發掘斂二陵皆空無一物徵陵有朽木一段斂
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
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
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項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甬一隻
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
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果後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死
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兒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聞有
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髮其髮長六尺餘其色
紺碧髮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
事之自此家道寔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死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
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若足疾數年以致遺
爛双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髯執
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
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髯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兒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骨論之至元丙子
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

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二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髯得以
肆其惡與妖髯就戮群兒接踵墮於非命天之所以徇淫者亦
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
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
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甚岸倨
敖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
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
七司戶與謝淵戚戚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進見即起迎
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
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
三兩舍遙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合輔器襄陽不破江南

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
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命趙集賢

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
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其言之雪
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胡汲仲先生 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

徒奉鈔百定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
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
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
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
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歲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 集揚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曰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

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

先生遂起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稱薦屬上都以所作

詩介它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

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

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 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長留輦

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

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 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

機先生 樽揭即曼碩先生 後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

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捷鬼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

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

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
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
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其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
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
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
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
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途 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
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
携何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
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
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雖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
其志見居城南其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

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
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舉矣歸
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
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
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
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一斂衽
而起容儀甚清推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妾人不
歸聞君遠來故相逐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
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
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
塘江上是奴家郎若問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

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殘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祇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淡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兩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鮚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唐邵菴先生集在翰苑宴散散學士家歌地郭氏順時秀者唱今
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
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
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
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
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
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嬉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
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
聲似平聲又
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邪王亦無恙邪楚辭九辨還及君
之無恙說死魏文侯語倉庚曰較手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
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

亦曰公問君賓對公稱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
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
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獺
獺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
憂也應劭風信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
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
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獺字下云
獺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
是獺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
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
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

五百縑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後命迤遲至臨清天漸暄夜多
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
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荅簡附便驛報吾郤
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
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
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
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
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
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寸發耕錄卷之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天台陶宗儀 九成

金華黃先生潛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
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麟
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端音端似猪角在鼻上
堪作弓又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
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魯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
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懼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
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

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跣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與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子系常以象大匏土鼓一按其管則黃鳴篳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局進 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馱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其

工瞿氏造焉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班夢不曾平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灰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刻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

行不得也哥之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
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之其意可見矣又有贊
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
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
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抵頭拜杜鵑又曰錢塘
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溫
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瀛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婁
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首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
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弟
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比身稱為

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王璽磨去篆文改造押
字圖書及雁鴛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魯武
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行
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
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
方心曲煩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李木魯神子輩公在翰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

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

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 上大說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免學

日便是今月大月小起初一者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率

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且如大月天干五支九大月

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初一日甲子甲至戌五小月天四地八耦

至酉八數也即以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筭法大月日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心四數也寅

四九小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巳酉數至次月小分明只

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曆

二十四氣真端的前九年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

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無却用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法陽玄

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請得

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

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

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推筭皆有約法推閏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立春也二十四無佳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定不差殊謂

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

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二

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

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

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

但隔五月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是

但隔五月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是

但隔五月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是

但隔五月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是

已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炁歌曰驚
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
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
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
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法君須
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
日令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
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
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
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筭二十四氣時刻云其
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目為百數時為十數刻為零數初一至

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
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
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為初二
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
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
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
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加用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如過大月除去三十日如過小月除去二十九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
驚蟄也餘做此為一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

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二綽無碑比出宮用

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

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

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

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

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

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

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駢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駢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駢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肆音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方周反賈釋云拂拂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禮記宗義三禮圖

錢唐陳

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

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抗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鬼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抗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熈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沈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它適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

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之人女為妾為妓為倡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年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牛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冤公燭其誣召鞠魏妾榜掠一如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位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死無傷憂慙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顙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如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悻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拯云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搃管之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為是

嘗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

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劉涓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

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

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

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

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

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

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

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

丞相赴北某當督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

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積公受刑日即以箴其首復訪求公

之室歐陽氏於浮屠十俾出焚其死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衣

與先所函積南歸付公家塋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

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木髮其英爽尚如此劉涓溪紀其士贊于

公畫像上曰間居忽七七方古咄七天夙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束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

生今妬其死鄧中齊題曰目矧七兮踈星曉寒氣鬱七兮晴雷

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部

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

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

門島又東北过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与

碣石往來若夙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抗吳明越揚楚與岸大

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推於江沙其長死

探得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

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

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

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往

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潴水又絕

江淮溯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險要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

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士試之良便

至元十
九年也

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

子致位宰相第姪甥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廩相

望巨艘大船帆交番夷中輿騎塞益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

金符為万户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

時夷戮殆及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見胡
先生所撰
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

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孝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

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

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

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首先我而食

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

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王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

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三寢君之妻子咸不然先生

弗顧未幾揚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揚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二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庐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出改齊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死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

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一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擊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瀟蜀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揚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庶今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

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賈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玃環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它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炁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巳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

橋寓居既拜公公各拜命坐辭之再公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階也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及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白廷玉先生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人皆異之賦双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天台陶宗儀九成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二披閱併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葉仲山跋

定武關行若合一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義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米帝米尹仁米尹知

隆州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指義

戊集一十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巳集九刻襟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黃字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范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明習寫

周手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勝室晉齊碑對紫金淨玉群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采子和

姜白石先生契帖偏傍考云○求字無畫發筆處微拆轉○和字

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 反剔○歲字

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

處就回筆○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
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感之字
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
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
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
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記之以死既而訪醫
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
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喪經就位邦人
士為潤之來吊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之先塋
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

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屍齎草莽生服其訓死而
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經固近於掠美
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子經而出至塋除之
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
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
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
為師生而莫若途人者比之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
於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
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 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
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為十
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阻



淳化法帖

豐易帖

鼎帖

大觀太清樓帖

慶曆長沙帖

二王府帖

黔江帖

臨江戲魚堂帖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劉丞相私第本

裨匠家本

三山木本

長沙新刻本

蜀本

長沙別本

廬陵蕭氏本

利州本

新絳本

東庫本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引絳帖次之二十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亦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誰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冑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携余同觀淳化祖石

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

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

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又大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

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

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龍場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

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壯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措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據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特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指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尾无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各曰沙壓
土人熟此不以為異唯取冷水噴巽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
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
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縷煮粥以飲母
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言絕乃哀
財命頌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
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胸間瘡裂笈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
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予因述其
事以為世勸吳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
行宗人以父母遺躰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
而剖心封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

之令焉觀今世降俗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
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
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
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
眾邪遠之神靈禱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
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
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先生所
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
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
張跳躑醫藥無效禱號叫以紓苦楚歲顛死者六七發醫莫能
愈明元每搗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无所出走禱玄武
前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懲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誠

犯死取一箇為洗劑神尔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即引刀欲下
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
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或仆地随呼
家人救之巽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
藥方也随讀随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
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幸張子曰齊諧志
惟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二祐朕行
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使以請
玄武神者而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
色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
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靈烈氣不散者或如俞
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嘗然漠然之軀而

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寓齋又在玉簫山不
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
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

巽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

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啟行一書吏者掌照制支郡諸司
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
迹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 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耻
也否則為不敬蓋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
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
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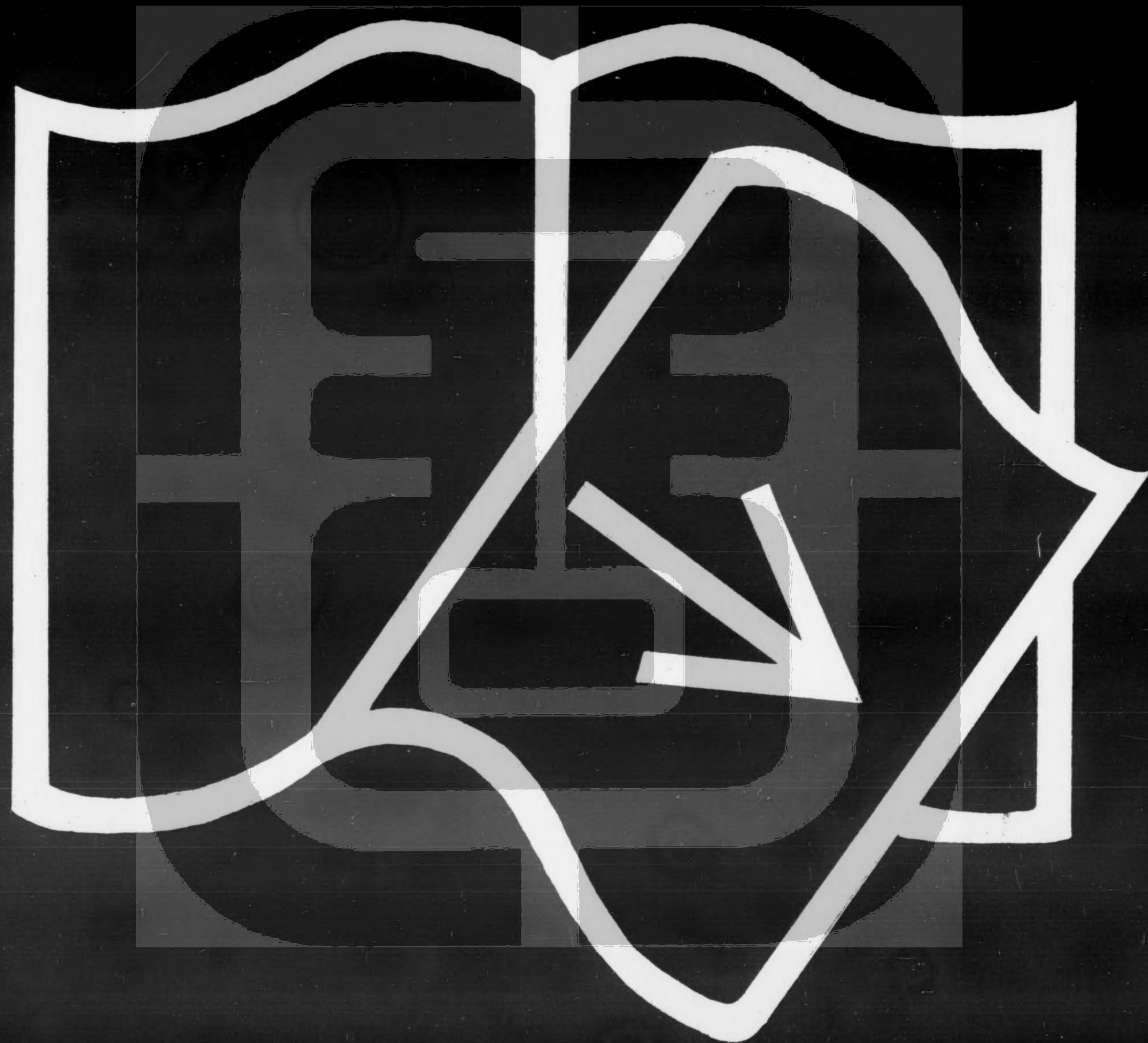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

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松管萬戶
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
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庶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
以驕凌之然後為尊嚴乎吏報甚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挿入鉢中置餅內沃以滾湯
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子行先生行六未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疎懶
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
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卷教小學常數千人
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詳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
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韻辭重正卦氣楚史博抗晉
文春秋兼通聲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

死立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
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妻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指幣事覺
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羅粹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
君景亮識元三叱羅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
不勝慚明山持文係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
章詩有西陵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
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家曰是其
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蘭生正定
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
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
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
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未就識之竹



原件短缺

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

世皇將取宋廼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道命副國信使翰

林學士亦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

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子

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比使欲何為忠魂久撼孤城館

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婦人頭髮不特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脂按攷工記弓人

注云脂亦黏也音職則髮脂之脂正當用此字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任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聞

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

焚囊中符篆頃之間宅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極纏道其一世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官妓

官婢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

京師大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姪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
渾然天成

龍池
天欲雨
則津潤

滴水少許在池
內經旬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入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
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衰書凡隱約烟朦巉巖
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
月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
塵夢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曾
碧嶂巖窮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
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掃出公言願公
珍此石美與衆物有何必嵩少隱可葺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
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
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
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采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

主為畫圖錢唐吳季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
懷往事漫記于此

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
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從
中書郎李充之母

村輟耕錄卷之六

